

动物档案

远去的猫

■ 存远

傍晚，回到小区，在楼下碰到女邻居：“你见我家猫了吗？白色的，这么大……”她比划着，急切发问，眼底皆是惶急。一只猫不见了，人间小小离别，细碎、无声，却让我蓦地想起童年的那只猫来。

少时居乡下老家，每到秋收，屋内会堆满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芝麻等秋粮。粮丰引鼠，夜夜偷噬不休。要知一季收成，便是全家人整年的生计，父亲心疼，从亲戚家抱回一只棕毛小猫，取名小虎。

小虎个头不大，性子却机敏。抱回不过数日，每日喵喵叫着，鼠患居然消了。也自那时起，小虎成了我整个少年时光最贴身的伙伴。

豫东平原的乡下，日子空旷漫长，并无太多消遣。原野、院落、风和一只猫，便是全部欢喜。我们绕石磨追逐，跑去田野里寻野果、捉蚰蚩，到树林里枯知了、挖蚯蚓。冬日寒冷，我蹲在麦秸垛旁晒太阳，它便懒懒蜷在我腿上，安享阳光。

儿时吃食金贵，白面馍尤其难得。每顿饭，我总先分它一半。母亲常笑我：“白面人都舍不得吃，你待小虎咋比待亲娘还亲哩。”我不辩解，依旧照做。童年的欢喜，直白又纯粹，只知相伴的珍贵。

小虎日渐壮硕，常在小院巡视，步履威风。稍有动静，便疾步窜出，护着满院收成。更多时候，它更像是护着孤单的我。农忙时节，父母常在田间劳作至深夜，老屋空旷，我独卧里屋难免害怕。将小虎抱入怀中，偎它柔软皮毛，听它呼噜声响，夜的寂荒便被压住。大雪封门的冬夜，它卧在脚边，一身温热，抵挡住寒凉。

七岁入学，小虎日日送我至村口。我怕它走失，次次折返将它抱回，锁好门窗，才安心奔赴学堂。岁月朝夕，它早已融入我的日常。

别离来得猝不及防。

那年中秋过后，小虎变得格外黏人，寸步不离。一日，它竟从杂物堆里叼出我遗失许久的橡皮筋——那是我盼了许久、想做弹弓的物件。我又惊又喜，摸着皮筋上沾着的猫毛，只当是它寻常乖巧。

那日中午放学回来，院里空空。唤遍院落、街巷，无一声回应。我心绪慌乱，执意下午旷课也要去寻它，父亲生气，举手要打，我哭着不肯放弃。见我执拗，他终是心软，带全家出动，喊着小虎的名字，寻遍村中所有角落，一无所获。

暮色沉落，我独自走到村外，旷野辽阔，青纱帐连绵起伏。我沿着小径一遍遍呼喊它的名字，秋风簌簌，漫过田垄，终无半分应答。年少的我，第一次尝到近乎失亲的心碎与悲伤，在田垄深处，失声痛哭。

我始终不愿相信它会凭空消失。直到数日后，四婶在三里多外的沟边老杨树下，发现了它的躯体。无外伤。

我呆立良久。一直温顺恋家、从不远跑的小虎，临终竟独自跋涉三里之外，寻一处野地，静静赴死。

年少不懂缘由，只余满心怅然。年岁渐长，我于人世奔波，人海沉浮，这段少年往事被我深埋心底，轻易不敢触碰。

后来在央视九套看到一部纪录片，暮年狮王自知无力逐猎，拖累族群，便在迁徙之时，独自择一条偏僻小路，默然离去，寻处荒野静待死亡。离开途中，它回过身，看了一眼正走远的族群，背景音乐浑厚苍凉，我眼睛有点湿，瞬间想起我的小虎。

后来看到一种说法，猫大限将至时，会愈发依恋主人，甚至会主动寻回主人遗失的零碎物件，尽最后亲热。而后独自远走，找个没人的地儿，悄然离去，不扰人，不留悲。

这世间，有些远去，从不是走失。

看着眼前焦急寻猫邻居，我站在晚风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安慰她。

节间词话

霜降听秋

■ 李惠艳

霜降，就像大自然随手写下的一段调子，缓缓在天地之间铺开。

最先漫开的那一层寒气，便是这段调子的开端，轻缓，带着空落落的感觉。经过一夜，整片田野蒙上一层浅浅的白，像是蒙上一层薄纱。霜不是厚重的雪，淡淡的，朦朦胧胧，给五彩的秋添上一层凉。野草的叶片托着细小的霜粒，太阳刚升起的时候，微光落在上面，星星点点，像是大地悄悄藏起来的细碎光亮。

走在乡下的土路，脚下踩过落叶混着薄霜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干枯的叶子还留着曾经鲜活的记忆，静静铺在地面。每一片落下的叶子，都是这段秋声里的一小段音符。往日蓬勃的绿色已经褪去，但眼前的景象并不让人觉得悲伤。落叶不是生命走到尽头，只是落回泥土里，等到来年，再滋养出新的草木。

远处连绵的山，遇上霜降，多了几分沉静。淡淡的霜雾裹着山体，如同蒙上一层半透的纱。起伏的山脊线条在清冷天色里看得分明，稳稳托住这片土地。

霜降的夜晚安静许多。天上挂着月亮，散落着星星。月光落在浮动的霜气上，四下更显清寒。草丛里虫鸣慢慢稀疏，仿佛也安静下来，静静感受秋的变化。周遭安静，只有风时不时掠过树梢，像是有人低声讲起过往年月里的旧事。躺在床上，能听见窗外风吹草木的动静，感受到从窗缝渗进来的凉意，内心慢慢安定下来。

霜降这段秋的曲调，一面能看见草木慢慢沉寂，一面又装着收获带来的欢喜与盼头。四季就这样一轮轮更迭，生命也在枯荣之间循环往复。静下心来感受霜降时节的一切，读懂大自然藏在季节里的道理，在这份清寒当中，守住心底那一点温热，继续往前走。

大巴车在原野上奔驰，车窗外的风景如同屏幕影像绵绵不绝，记忆瞬间被激活。这是昌江，几次旧地重游，时间不知不觉已跨越三十年。

原野中红云飘荡，那一树一接一树的木棉花连缀起来的色彩。起伏的原野，底色一会儿枯黄，一会儿柔绿。枯黄的是橡胶林，为落叶乔木，在热带海岛的冬末呈现出难得的萧瑟；柔绿的是稻田未苗，还有常青植物在初春发出的嫩芽。黄绿两种色彩交替出现，让人明显感觉到季节的错落和生命的律动。无数木棉花就在这样的底色中怒放，与此同时，红云正绚丽，轻盈地升腾于原野，升上苍穹，一颗躁动的心也慢慢变得安宁……

这是早春，我穿越了，角色就在一颗种子、一朵花、一个人之间变幻，穿越了不同的时空。

那年早春，二十岁出头的我化身为一颗蒲公英种子，随风飘荡。虽然目标是南方，却飘落到了偏僻的昌江。县城称作石碌，一座山间小镇，清乾隆年间在这里发现铜矿石呈现孔雀绿而得名。那时，我怀揣一张勉强可称得上工科的文凭，似乎注定走进一座焕发着工业气质的城镇。一颗种子在这里找到了可以发育的土壤，就得生根、发芽……

伴随着机器的巨大轰鸣，阳光中飞舞的尘埃都闪耀着金属光泽，吐纳的空气都带有金属质感。有时，一群燕子从巨大的厂矿建筑中呼啦啦飞出，落下一地地快速移动的阴影……身后的大山与前方的原野亘古不变。

那个年代，海南岛唯一的铁路，就在西南海岸线上穿行；一头连着昌江，一头连着三亚。没承想，铁路的两头，却成了一颗种子在海南岛上萌芽和成熟的起点和终点，或者至今没有终点。那是一趟绿皮火车，在1995年早春缓缓开动，呼啸着穿过矿区，进入原野。然后，画面开始变得缓慢，我看到了飘荡的红云，正是一树一接一树怒放的木棉花。在灰色矿区的边缘，原来潜藏着大自然的纯美，咫尺之间就是灵与肉的穿越。红云飘过，绵绵入目的还有起伏的原野，浩瀚的大海，不绝的山脉，天地无限广阔。

但是，命运已有安排。一颗心仍旧在躁动，却必须装作沉静。一切不成功的思考，最终只能是伪思考……思考到更深一层，迎面来了一个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遭遇谪贬的士大夫。海南，在隋唐宋元时期都是朝臣的贬谪之地。遭遇谪贬的士大夫们，受到命运驱使，走过这片陌生的原野，偶尔抬头，一树一树的木棉花如火焰一般怒放，像一部狂妄的生命宣言。那么，在他们那荒凉的内心，是否也

人生况味

家宴

■ 符志成

上山守塔之后，生活节奏似乎已一成不变。这个国庆，无论山上山下，风依旧如盛夏，燥热尚未褪去。假期尾声，随同妻子回到她外婆家，参加家族聚餐，让一成不变的节奏，多了些许精彩与安然，在袅袅烟火间，感受着亲情的厚重，体验着团圆背后那份现实的缺憾。

这是一座位于依古村里的老宅院，庭院不大，硬化地面留有树叶清扫后的痕迹，墙角依稀蔓生草木，木窗灰瓦，沉淀着几代人的记忆。院门外一块空地，整整齐齐摆下数张圆桌，一场大家族的家宴，在这里开启。

岳母谢氏这一辈共有兄弟姐妹八人，三女五男。少时同在老屋长大，成年之后各奔东西，成家立业，散落在各处。平日里为生活奔波，难得齐聚。

这样的家宴，会是怎样的场景？

天刚破晓，老屋就热闹了起来。亲人们早早到场忙活，女人们守灶台，洗菜切菜，烹煮菜肴，锅碗瓢盆的声响此起彼伏。男人们搬桌椅、摆碗筷，清扫院外空地。孩童在院子里奔跑嬉戏，笑声回荡在老屋四周。所有人忙前忙后，为这场相聚尽心尽力。

国庆假期，多数人得以休闲过节，我却要上山值守。儿子读高三，学业紧张，国庆也要提前返校上课。我们一家三口各有牵绊，分身乏术。等我、妻子和儿子匆匆处理完手头的事，风尘仆仆赶到依古村，饭局已经张罗完毕，桌椅排好，食材备齐，只待开席。

我们来得晚，却不是最晚的。大家族人口众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与生活。有的人一路辗转，比我们到得还要迟；也有一些亲人，远在他乡，诸事缠身，终究没能踏上归途，缺席了这一场家宴。

人生哪有完美之事。团圆本就很难，有奔赴便有留守，有相见便有别离。正是这些小小的遗憾，才更衬得眼前相聚格外珍贵。

这个家宴，日子选得挺好。没有前几天的炎热，日影西斜，近十桌宴席座无虚席，农家常菜热气腾腾端上桌面，没有奢华的菜式，都是故土熟悉的味道。各家按长辈排行围桌而坐，来齐的有三桌，来少的一桌。长辈们脸上写满慈祥，晚辈们则笑谈往事如烟，大家历经半生风雨，最大的心愿不过手足安康，晚辈平安顺遂。八位姐弟兄妹，虽有缺席，但能重聚，着实不易，他们的鬓边已经染上霜色，谈起儿时老屋的往事，言语之间满是温情。岁月改变了容颜，血脉相连的情谊，却历久弥深。

席间笑语不断，大家举杯闲话家常。晚辈向长辈敬酒，送上平安康健的祝愿；同辈之间聊聊生活近况，儿女婚配、工作与学习，互相宽慰鼓励。感叹当下世相，生活条件好了，人却成了

岁月山河

红云飘荡的原野

■ 萧烟

有红云涌动？

很多士大夫选择了乐天安命，内心浴火重生，在海岛上施行德政，修缮学宫；或者聚徒授课，敷教明伦。他们的异地人生一如木棉花的绽放，在荒郊野岭播撒文明的种子。既然已被命运安排，就必须做到旷达，且努力地沉静吧！

我将目光投向大山背后，那里有巍峨的霸王岭，坦荡的七叉盆地。我寻找在昌江生活过的一个个族群：黎族，苗族，讲军话、哥隆话和海南话的汉族，还有作为强盗在此盘踞过的日本人……每一个群体走过，都会留下痕迹，可以打捞出一段时光。每次乘车越过一个小山岭，七叉盆地即刻跃入眼帘，掩映着白云，顿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更醒目的还是早春时节，在这山间盆地，红云与白云缠绵，轻盈地飘荡。

七叉镇位于昌化江畔，这里的木棉树最为密集，树干高大遒劲，花开繁茂，如今已成为赏花的胜地，每一年都会吸引无数游客……既然乘上了绿皮火车，没有大江大河、名山大岳，那就别错过了眼前的风景。

海南岛西南的黎族地区，是木棉花盛开的地方，人们活得沉静而坦然，没有任何故作。我惊讶地发现，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的扬州有“岛夷卉服，厥篚织贝”。有一说“织贝”乃东南海岛贡物，正是黎族妇女用木棉织成的“吉贝布”。即使在远古，孤悬海外的荒岛也没有与

中原王朝隔绝。世界并不孤立，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，总会牵系着亲情的目光。木棉花盛开的黎村苗寨，一壶山兰酒，即刻激活了他们的文艺天赋，围桌而坐的迎客调唱得婉转低回。第一次进入七叉镇喝酒，我就醉倒在轻吟浅唱的歌声中。

此后，心中多了一抹红灼的色彩，增添了温度。我的角色成了一个花骨朵，在荒芜的原野中含苞待放，期待像火焰在枝头燃烧，像鸟儿在枝头高歌，汇成原野中飘荡的红云……第一次走进霸王岭深谷，看到河床中大大小小的花岗石无一例外被磨得溜光滚圆，这是一次次山洪冲刷后的杰作，它们像时光琴键，在上面跳跃会发出音乐。这条河即刻在我的视野里呈现出一种思想，召唤我溯河而上，与深山老林相融，但鱼虾而友麋鹿……但是，我最终做不成山上的千年老妖。再努力的沉静，或许只是矫揉造作，绿皮火车在原野上呼啸而过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幻想突围。

超过八年的沉淀、成长，感觉自己已经绽放成一朵木棉花时，我走出了这片土地，最终走进现在这座城市。

滚滚红尘迎面袭来，花朵被裹挟其中，即刻被吹得七零八落。同伴们各奔东西，大海中的浮沉让人感到孤独无助。五行山真实地压在孙猴子头上，再矫揉造作的沉静也成了奢侈，再多的思想都是负重前行。最初，还会有一趟绿皮火车穿越木棉花海呼啸而来，这座城市是它的终点，也是它的起点。城市还在发展，城区也在改造，十年间钢筋混凝土丛林疯长，胜过一千年木棉树繁衍的速度。直到有一天，那趟绿皮火车在这座城市中完全消失，铁轨被混凝土覆盖……

经历太多命运的捉弄，即使眼前出现了大江大河，名山大岳，在心中也再难有红云升腾。等不到绿皮火车到站，那就好好珍惜眼前的风景吧！哪怕是烦琐的、沉闷的风景，或者有一天也会像红云一般绚丽，至少可以在心中肆意渲染。

今天的原野，一树又一树木棉花又在怒放，红云飘荡，让我听到一个雄浑的声音在大地上经久回响。而我的角色已经回归为一个穿越的人，行走在现实的土壤中，或者至今仍旧是一个伪思考者。顺着绿色田埂，我最终也没有找到那趟已经被打造成怀旧景观的绿皮火车……时空无法重叠，明天离去，带走的那一帧风景或许还有色彩上的偏差。努力装作沉静，收获的思想已经支离破碎。那就好好打捞一下吧，总得激活一段时光，一份记忆，或者此生已经无法离开这片思想的原野。



《间海人家》(国画) 邹才干 作

手机控，联系少，如不是家宴，路上见面都不相识。是的，不说儿子他们那一辈，就像我作为女婿这一辈，都不认识几个。其间，还举办了抽奖活动，老少间嬉笑打趣，其乐融融。不谈功名得失，只叙家常冷暖。山河安宁，才有小家烟火相聚，这便是平凡日子里的幸福。

我们那一桌，都是熟悉的面孔，我没有他们的大嗓门，推杯之余，更多地静坐席间。望着满院热闹景象，心中颇多感慨。半生奔波，有岗位的坚守，有孩子学业的操劳，常常被现实琐事裹挟。来到这乡下老屋，才得以卸下一身疲惫，感受最本真的亲情。

诗路花语

翡翠的城（外一首）

■ 唐鸿南

群鸟飞过
落下的夜香
天空在这里
也可以给它吸附

山城的青绿
隐于山间
叶脉透过的光
像老人家放开的弓箭
像三月喝醉的山兰玉液

千万年来
水满调
早已学会了
这里生活的方式

翡翠深藏的热望
是山是水
是你是我
也是传说里
鹿的又一次回头

★铁钻岭

山的背后
有我族人的
母亲种下的山兰稻
山的前面
有我族人的
父亲探索过的深山密林
几千年前
甚至千万年以来
我的祖先
刀耕田猎
踏足此地
从水流经的山脉
认识生命的源头
六十年后的今天
我祖先的兄弟
从这片土地
顺流而下
水面上
涌动着风的背影
山神的誓言
仿佛什么都看不见了
只看到南流村的众亲

知觉（外一首）

■ 零朴

每日一个新太阳
早上
把头伸出窗外
看看那个新生物
来到世间
它看我
如此松弛地对待山林
看我如何颓废地对待它
我总是每日一新
我依然是老式如常
皱纹隔几日深陷毫米

我喜欢让皱纹不断深陷
一直深陷
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
才知足

而后带着皱纹
拖着着
在山野中
点火做饭

总把日记里的时间
写下

★飞鸟

种子发芽的第一天，鸟儿飞出山林
它去环球流浪
甚至
还去了圣赫勒拿岛——
那座孤独的小岛

鸟儿回来时
我的皱纹全部给了山林
我开始变得光滑
褶皱消失

鸟儿刚刚落地
就把从时间角落
街来的微小金属片交给山林
我猜想，那是一枚芯片
打开，一些漏洞罗列在目
时间显示久远的过去
我无须修改

椰语